

卷之三

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。

传曰：按经所说，诸类众生，一身具足一切形质，随造随成。无明为卵生，烦恼包裹为胎生，爱水浸润为湿生，歛起烦恼为化生。於此四生，人复析为十二类生。於十二类生，每类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类差别。总而言之，则一十二类，便有一百万八千之多。然则众生种类差别，何其多欤。但即其日用观之，目睹珍奇，便起贪想；舌味肥脆，便起杀想；意攀华丽，便起慾想。非独眼舌意三为然，耳鼻身三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妄想，如是颠倒，念念不停，泊合眼後，更只纷然，做主不得。腊月三十日，脚忙手闹，做得主乎。佛所谓十二类生，一百万八千种类差别，端起乎此。昔佛在世，游化诸国。独有一国，化不能从。及遣目连，倾国而至，众疑问佛。佛言：此一国人，於往昔世，本一聚蜂。目连本一樵夫，因采薪触着树枝，羣蜂惊扰，争欲蛰之。目连谓曰：汝等本有佛性，以恶业流转至此。今也尚有小忿，欲逞毒乎。愿我早登圣果，首度汝等。是时，羣蜂若有所悟，领纳在心。今故见之，悉皆随顺。又在瞻婆，则中迦罗池畔，为众说法。时有一蛤，闻法欢喜，跃出池上，潜身草间，倾诚谛听，偶为一听法人，柱杖刺杀。命终之後，生忉利天，为忉利主，复从忉利，日往佛所，听说妙义以开悟，故证须陀洹。然则昆虫一类，虽曰微物，其为有知，与人异乎？又如草木一类，在吾儒言之，固若有生而无知，验以佛书则亦不可一槩谓为无知。按《传灯录》，昔有一僧，久为梵摩净德及其子罗?罗多受供养，以道眼未明，虚沾信施，命终之後，乃於净德园中，生为木菌，日充净德父子蔬食。他人欲取，不复可得。然则草木一类，亦一槩谓为无知可乎？若曰昆虫草木，尚不可伤，人则尤不可伤也。

赞曰：

恭惟哲皇，弗践蝼蚁。濂溪之庭，草观生意。有生有知，此性无异。吾仁所充，际天极地。不见其间，一物可弃。

宜悯人之凶。

传曰：太上言乐人之善，而首言悯人之凶。当知所谓凶者，乃凶人为不善之凶，非凶丧之凶也。大抵人之性真，上与诸圣一体无二，能自率性，则便可为圣为贤。若但任情，不免为凶为忒。是故太上书以告人，使人皆知，导之以善。不然，则永为凶人，不复反於善矣。太上告真武曰：一切众生，竞赴善恶，轮转生死，无有穷已。汝宜普为断除邪见，察其罪福，增益功行，逐月轮，定日分，游奕世间。善者，以福加之；不善者，以善解之。然则太上所以悯乎凶者，为如何哉？昔巢州居民养啜之外，竞陷水族。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乃玉帝奏告三清、游历诸天、下观世界、予决罪福之日。其日，九天采访使者、日月星宿、天地百神、岳渎社庙，皆得条具以闻。一日，玉帝召中天北极紫微大帝问曰：南瞻部洲吴国分野，地号巢州，善恶如何？北极奏曰：此方居民，实是凶恶，杀害物命，不知纪极。深恐积日之久，冤魂愈结，非连地址荡为大湖，不足以荡除累年残忍杀害、厌触腥秽之气。玉帝曰可。北极既退，召真武告曰：汝为三界游奕，检察善恶，岂不知巢州之民，造如是恶。厌秽之气上犯玉帝胜游，日月为之无光，星辰为之失次乎？玉帝有命，尽令全城陷殁。此事属汝，可速奉行。真武曰：千里之广，未必一一皆然。若一例陷殁，恐多冤滥。容臣下降，更问地只回奏。北极曰：彼州神只，皆已奉勅，迁往他所矣。真武乃大叹曰：痛哉，一物之命，尚在轮回，未易出离，况此千里尽为水界，展转相害，大冤愈结，何可救拔。又复力请，自差部下天罡神将，再行审验。既而，天罡化为大鼃，浮游汉面，先是守倅差人齎取，次及百姓，亦复如是。天罡回奏，真武又请自降，於是化为一云游道人，巡街乞水，如是七日，家家腥秽。最後一家，号曰焦婆，水独清淨。真君诘之，婆曰：某一家三口，久厌腥秽，蔬食而已。真君曰：吾非人也，此州不远，当荡为大湖，诚欲救之，已不可矣，汝宜速往他所。未几，雨果暴至，洪亦随发。一州千里，顷刻之间，波涛如山，浩渺无际。是日，真君复降，告焦婆曰：汝可便主此湖。数日婆死，其子及妇亦死，遂得为神，因名其湖曰焦，从婆姓也。然则天真所以悯人之凶者为如何？书曰：汝无忿嫉于顽，亦此意也。

赞曰：

人之凶恶，岂皆本情。见如探汤，惻怛已形。无忿于顽，书训丁宁。死丧刑辟，撻埴颠冥。有拯其迷，閤室之灯。

乐人之善。

传曰：吾之一字，最能成就一切行愿。人发善愿，天上闻之，声如爆竹。诸佛无不护念，上真无不主持，心契故也。按《唐文粹》，昔高迈见乡之俊杰，主宝融寺经藏院长明灯，精进成就，喜而发愿，铭而颂之。已而，迫於多事，斯文莫构。忽染目疾朦胧，如隔绡谷。每自叹恨，不审得罪之由。一夕，梦神告曰：子於长明灯，其有负乎？迈应声而寤，寤而起，起而作颂，明日目愈。然则诸佛所以护念於善者为如何？按《启圣录》，程嗣昌常在密州，见郊西镇人好食鸟雀。猎徒数辈，日常打捕，或碎首冗胸於鹰鹞爪嘴之下，或拗脚折翅於网罗罟罟之中，或被箭穿，或遭弹击，哀声悲切，所不忍闻。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，仰天告曰：某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，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一本，覆板印行，庶几此方皆知改悔。今日正当真武真君下降之日，愿凭圣力，俾获流通。覆毕印行，拦头彭景亦请一本，归示其妻。其妻华氏三娘，一见大怒，掳破投之秽处。移时买得一鱼，操刀欲脍。鱼忽跳跃，触破其眼，血遂迸流。俄化为虫，缘遶其身，处处噬。方喧传间，监镇孰向，悦见一神，立于其前，自言吾是真武，察知此地有一大善，乃兴化军程嗣昌，印施戒杀图子。不谓妇人华氏，乃敢掳破掷之秽处，罪恶深重，即当死矣。其他不悔之人，亦当获罪。俟吾二十七日再降，更看如何。然则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为如何？呜呼，上真与佛，皆已久住解脱，乐人之善，尚尔如此。况人正在苦海，可不然乎。求之世间，非无人也。胡文定见李文靖澹然无欲，又能济之以学，喜曰：若此人者，八九分地位人也。见王所公俨然不动，加以笃学，又曰：若此人者，亦八九分地位人也。邵康节见司马温公忠厚友悌，恭俭正直，喜曰：若此人者，脚踏实地，八九分人也。见韩钦之论事上前，无所回避，又曰：若此人者，可谓至清而不耀，至直而不激，至勇而能温，诚难能也。又如杜正献闻人有善，喜若己出。刘集贤闻人有善，称道不已。文潞公见人善，惟恐弗及。韩忠献闻一小善，必曰琦所不及。若数君者，非真实乐善已，到於乐则恶可已之地，能如是乎？

赞曰：

人无不善，出於天性。胡为忌嫉，私心之胜。克伐怨欲，交相为病。惟其无我，此心不竞。见人之善，如月在镜。

济人之急。

传曰：诺讵罗尊者曰：若人大智慧，耿耿笼中灯。若人大福德，飘飘海上沤。若人大方便，乙乙空中雨。今也於人之急，力能济之，即所谓大方便也。如雨普润，其为及物，可胜言哉。所谓急者，非一而已。在疾病，则以汤剂为急；在死丧，则以後事为急；在饥乏，则以饮食为急；在婚娉，则以奁囊为急。此外又有无限，不可悉陈之急。但能各随其急，方便济之，皆为济人之急也。昔许叔微少尝以登科为祷。一夕，梦神告曰：汝欲登科，须凭阴德。叔微自念家贫无力，惟医乃可。於是精意方书，久乃通妙，人无高下，皆急赴之。既而，所活愈多，声名益着。复梦其神授以一诗曰：药有阴功，陈楼间处，堂上呼卢，喝六作五。是年，登第六名进士第。上一名陈祖言，下一名楼材。及注阙用，陞甲恩如第五名，授职官以归，与诗中言无一字差。此则济人之急者也。范文正知邠州，暇日载酒率僚属登楼观赏。初举觞，俄见数辈衰经往来，营理丧具。公遣人问之，乃一寄居官方卒，赠殓棺槨之具，皆未有。公为撤宴，厚赙恤之。此则济人死丧之急者也。范忠宣知庆州，岁大饥，饿殍满路，无粟以赈。公请发常平封椿粟麦，郡官皆不许曰：须奏乃可。公曰：人不食七日即死。奏而後发，岂能及事。即日发之，且曰：诸君但勿与，吾当自坐。此则济人饥乏之急者也。查道未第时，尝游湘汉间，假贷於人，得钱十万。途次适见故人，以嫁女理财甚急，即罄囊与之，略无吝色。此则济人婚娉之急者也。用心如此，乌得无报其後。许叔微竟能发第，范文正官至叅政，范忠宣官至丞相，查道官至侍从，非其报欤。大抵人处世间，於人急处，自当如此。

赞曰：

君子周急，非相为私。如人在弃，修细弗施。有力不用，犹己杀之。捐馼拯溺，无乃自欺。以己望人，其急可知。

救人之危。

传曰：《云笈七签》曰：能救一人之命，当延一纪之年。若所救又是善人，延寿又当倍之。然则於人之危，其可不救。所谓危者，死生之命也。昔王均乱蜀，朝廷忿蜀再乱，命雷有终将兵平讨，意欲屠城。时蜀士范璨尚气节，范逊好读书，文鉴大师有名行，皆蜀中所素敬者。因相率从间道出迎王师，叩头告曰：蜀人懦弱，城中皆平民，其胁从者，特畏死耳。城下之日，愿无肆戮，锄其凶党可也。三人者，皆堂堂丈夫，且陈议慷慨，忘身为物，出於至诚。有终为之改容曰：不闻长者之言，屠城必矣。由是一城之民，得脱於死，范与鉴之力也。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，事闻为建州刺史。其

夫人练氏有智识。仔尝出兵二将，後期欲斩之。夫人救之，得免二将，後仕南唐为将，攻破建州时，仔已死矣。夫人居建州，二将遣使，厚以金帛遗夫人，并以一白旗授之曰：吾屠城，夫人植旗于门，吾以戒士卒勿犯也。夫人反其金帛并旗，弗受曰：君幸思旧德，愿全此城，必欲屠之，吾家与众俱死耳，不愿独生。二将感其言，遂不屠城，练之力也。范氏今为蜀中望族，子孙蕃衍，有官者常百数人。章氏亦为建之大族，位至卿相者相踵，皆练氏後公其一也。呜呼，二家所救如此，而天之报之，亦如此。此固非世常有，但於水火盗贼、饥寒疾疫、刑狱逼迫、逆旅狼狈、一切危急，皆能如此存心。事体虽不相侔，其为救危，则皆一也。

赞曰：

孺子及井，怵惕皆有。器将坠地，观者举手。转危为安，起痿而走。彼难既脱，我喜亦厚。以仁存心，必无悔咎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三竟

🕒版本号 #1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43:17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43:47